

# “强国有我”：新时代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育研究

孔得信 杨洪浩

“强国有我”视域下，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育需从文化认知、文化导向、文化环境、文化活动等方面展开系统分析与研究。高校应充分发挥培育优势，开设专业文化课程，转变大学生思维认知，强化其文化传承使命感；同时，净化网络环境，抵御西方不良文化冲击，明晰历史使命感的核心内涵，助力民族精神代代延续。

## 一、新时代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育的重要性

新时代文化交融加剧了我国文化传承的难度，当前高校培养目标与实际培育成效存在差距。培育大学生历史使命感，是增强民族自信、弘扬民族精神的关键举措。高校在时代发展浪潮中，需创新培育模式与方法，依托数字化技术引领大学生领略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丰富其精神世界，进而激发爱国情怀，推动大学生主动肩负历史使命。

## 二、新时代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育的困境

第一，文化认知匮乏。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生活条件日益优越，其思维模式与价值观与历史文化存在脱节，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了解浅薄，难以真切体悟历史变迁、自觉承担历史使命。此外，艰苦朴素、实干奉献的传统精神与现代精致利己主义的文化碰撞滋生诸多矛盾，大学生文化认知流于表面，未能深刻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导向偏差。高校教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大学生接触优秀传统文化的渠道愈发多元，但多数学生缺乏深度探索的意识，对文化传承态度淡漠。尽管自幼接受文化熏陶，但其积累的文化素养不足以支撑自身承担历史使命，部分大学生的行为举止甚至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相悖，文化学习积极性不足、传承自主性薄弱，严重制约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第三，网络环境冲击。网络的普及及各国文化交

流提供了便利，但大量西方不良文化的涌入，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强烈冲击，导致部分学生文化认知出现严重偏差。据统计，大学生网络言论中，39%聚焦韩国偶像，43%围绕日本动漫展开讨论，而涉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仅占11%。复杂的网络环境成为扰乱大学生思维逻辑、影响其历史使命感树立的重要因素。

第四，文化共鸣缺失。当前高校开展文化建设与教育工作时，教育手段缺乏创新性，难以有效引导和激发大学生的使命意识；文化活动数量不足，大学生缺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有效途径。此外，培育大学生的历史共鸣是一项长期工程，而高校文化课程设置不够科学，理论知识讲授占比过高，学生实践锻炼与活动参与时间不足，课程分布失衡，导致大学生难以产生文化共鸣。

## 三、新时代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育的策略

第一，深化文化认知，树立正确价值观。高校应结合学生接受程度调整文化课程内容，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深入了解文化底蕴；组织学生配合教师开展历史主题演讲，在真实历史事件的熏陶中树立正确价值观，助力文化传承、转变自身思维模式，展现大国青年风范。同时，高校在历史使命感培育过程中，需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培育手段，借助大数据技术与历史资料精准契合大学生认知需求，加深其文化认知，使其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历程，融入民族历史记忆，重塑文化情感、自愿承担历史使命。

第二，明晰文化导向，营造浓厚文化氛围。高校需整合文化课程资源，萃取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精华，科学规划课程内容，设置课前预习与课后拓展作业，鼓励引导大学生自主研习优秀传统文化，并与家长、教师、同学探讨历史事件的多角见解，强化使命自信，坚定自身能力认同，切实履行历史传承责任。此外，优化校园环境，丰富优秀传统文化宣传载体，调整校园户外墙布置，扩大文化熏陶覆盖面，助力大学生明确文化导向，

升级高校文化培育举措，逐步加深大学生文化印象，使其自觉担负历史使命、成为历史传承者而自豪。

第三，营造健康网络环境，搭建特色文化交流平台。坚决落实国家网络环境治理相关举措，高校联合网信部门构建网络文化监管机制，以高校为核心搭建特色文化交流平台，打破文化传播的地域与圈层壁垒，向世界传递中国化理念与民族精神内核。通过网络净化机制过滤不良信息，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不实言论与不良价值导向。大学生可通过平台与世界各国网友开展文化交流，展示中国文化风采，传递友好交流信号，呼吁各国友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在实践中锻炼沟通能力与文化传承技巧。

第四，激发文化共鸣，开展多元文化活动。大学生精神世界丰富，对新事物充满探索欲与求知欲，偏好互动性、体验性强的活动形式。为进一步强化其历史使命感，需结合学生兴趣特点精心策划开展多元化文化活动，激发文化共鸣，推动大学生主动承担传承责任。例如，举办沉浸式节日文化体验活动，通过民俗展演、非遗手工实践等形式，引导学生感受不同节日承载的情感内涵与文化意义，增强情感共鸣；组织开展家族传承探索活动，让学生通过访谈长辈、整理家族史料，体会家族传承的时代变迁。

## 四、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深化大学生文化认知、明晰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导向、营造健康网络环境、开展多元文化活动等举措，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育效率。大学生是文化传承必不可少的一环，高校需提升教师培育专业素养，创新培育手段与工具，尊重大学生主体感受；同时，引导学生从家庭入手，体悟家史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明确自身历史使命，为强国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 数字素养赋能网络学习行为： 现实呈现、影响剖析、实践路径 ——基于60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

丁艳艳

2024年6月16日，浙江大学召开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创新研讨会。该会议推出的中英文《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红皮书（2024版）》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将推动教学模式转向“师-机-生”三元结构，创建人机协同的学习空间。同时，该会议指出，如果使用不当，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因此，探讨数字素养赋能网络学习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且迫切的现实意义。

## 一、高校大学生数字素养样态的现实呈现

（一）整体水平差异显著。信息检索能力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能够借助高级检索技巧快速定位所需资源。例如，访谈20（经济法学院大四学生）提到：“在研究软件工程领域的前沿算法时，通过数字素养能够熟练运用学术数据库检索相关的研究论文，了解该算法的发展历程、应用场景和最新进展。”这种高级信息检索能力可帮助学生高效、精准获取资料。而低数字素养学生通常仅使用单一关键词检索，效率低、准确性差。

工具使用能力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能充分运用工具高级功能提升网络学习效率。例如，访谈16（行政法学院大三学生）表示：“AI软件的声音分析及自动生成思维导图功能，能让我更便捷地理解课堂内容。”这种深度应用体现了其对工具功能的全面掌握与灵活运用。而低数字素养学生仅停留在工具基础功能的使用层面。

问题解决能力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例如，访谈10（新闻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提到：“当在线课程平台出现视频无法播放的情况时，我会先检查自身网络连接，再排查是否为平台服务器问题。”这种排查思路反映出较强的数字问题解决能力。低数字素养学生则多依赖他人帮助，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薄弱、能力不足。

（二）认知差异明显。高校大学生对数字素养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年级学生认知更全面深刻，尤其能从专业需求角度理解数字素养的重要性；低年级学生认知则较为浅显，多将数字素养仅视为基础的工具使用能力。例如，访谈19（民商法学院大四学生）提到：“数字素养可以帮助我快速查找法律案例、分析政策文件，并利用数据库筛选出高质量的文献。”可见，高年级法学专业学生对数字素养的认知，既包含工具价值认知，也涵盖思维价值认知。与之相对，低年级学生对数字素养的理解较为片面，仅将其简化为基础工具使用技能，认知不够全面。

除年级因素外，认知差异还体现在专业层面。以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为例，其更注重数字素养在内容创作与网络传播中的作用，如访谈7（新闻传播学院大一学生）提到：“我觉得现在新闻行业很依赖数字工具，比如视频编辑软件这些。”而理工科学生更重视数字素养在数据分析与编程中的应用，如访谈5（环境工程学院大一学生）指出：“数字素养让大学生几乎所有问题都能上网查询，学习效率提高，自学编程语言后，几乎无需再请教老师或查阅相关书籍。”

（三）需求差异突出。高校大学生对数字素养的具体需求受专业影响显著，主要体现在工具类型选择、技能掌握要求及应用场景实现等方面。梳理访谈结果可知，法学专业学生倾向掌握的数字技能包括：案例检索能力（如使用裁判文书网高级检索功能选取案例）、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如运用专业模板和格式工具撰写文书）、数据分析能力（如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统计分析案例中的赔偿金额分布），这些专业技能均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

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注重内容创作与信息传播技能，倾向掌握的数字技能包括：多媒体制作能力（如利用视频编辑软件创作作品）、社交媒体运营能力（如在网络平台发布内容并与网友互动交流）、信息验证能力（如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识别虚假信息新闻）。

理工科专业学生侧重编程与仿真工具的使用，倾向掌握的数字技能包括：编程能力（如Python、MATLAB等语言）、数据可视化能力（如使用Tableau创建图表）、仿真工具使用能力（如CAD软件、电路仿真工具等）。

## 二、高校大学生数字素养对其网络学习行为的影响剖析

（一）对网络学习资源获取的影响。资源获取渠道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依托已建立的系统化网络资源体系，能通过多渠道、多元化方式获取学习资源。例

如，访谈20（经济法学院大四学生）表示：“我平时获取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要途径有学术数据库、在线课程平台、人工智能工具。”这种多元且系统的渠道的确保其获取的资源全面且权威。相较而言，低数字素养学生的资源获取渠道较为有限单一。

检索策略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能灵活运用高级检索技巧，更精准地获取所需资源。例如，访谈6（民商法学院大二学生）提到：“在查找‘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相关前沿文献时，我会先利用关键词组合检索，再根据文献发表时间、作者等信息筛选有价值的资料。”这种检索策略大幅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与质量。而低数字素养学生往往需花费大量时间，且获取的资源质量难以保证。

信息评估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性思维与精准的辨别能力。例如，访谈10（新闻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指出：“在查找‘新媒体传播’相关资料时，我会用关键词组合检索，再根据文献发表时间、作者等信息筛选有价值的信息，既能找到最新研究成果，又能避免被低质量文章误导。”这种辨别能力对保障学习资源质量至关重要。相比之下，低数字素养学生缺乏对资源的识别能力，批判性思维薄弱，信息辨别水平较低。

（二）对学习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高校大学生对时间管理工具的使用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高数字素养学生更倾向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学习专注度。例如，访谈16（行政法学院大三学生）详细描述了自身时间管理策略：“使用Forest、番茄To Do等时间管理类App，通过设定专注时间和休息时间，帮助自己保持高效学习状态，避免分心。例如，使用Forest时，每专注学习一段时间就会种下一棵虚拟树，连续专注还能形成森林，这种可视化成果让我更有成就感，也能激励自己坚持下去。”然而，时间管理工具的使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如管理方式较为统一，缺乏对个体特性的考量；且多数数字化时间管理工具兼具学习与娱乐功能，对自律意识较弱的学生而言本身就是一场考验。

同时，高数字素养学生对时间管理工具的使用更具灵活性。例如，访谈20（经济法学院大四学生）提到：“将学习任务分解为小目标，并设置时间限制以提升专注度。”这种结合学习任务的时间管理方法，比单纯借助工具分配时间更具实效性。而低数字素养学生的时间管理更多依赖外部约束，如访谈12（民商法学院大一学生）表示：“使用电子设备学习难免会分心，但如果合理运用相关软件，对各类软件使用时长进行后台限制，电子设备对我们的学习还是很有帮助的。”这种依赖技术限制而非自主管理的模式，暴露出其时间管理能力的不足。

（三）对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自主学习策略方面，高数字素养学生表现出更强的计划性。例如，访谈33（经济学院大一学生）分享道：“我每周日晚梳理下周学习计划，用不同颜色标签区分‘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等任务类型。”这种系统化的学习规划是自主学习的重要基础。再如，访谈46（刑事法学院大三学生）提到：“每周科30分钟学习‘北大法宝’新手教程，未来想掌握‘威科先行’的使用方法，用以查询刑事审判参考案例。”这种持续的学习规划，反映出高阶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高数字素养学生群体中，数字素养与持续学习意愿形成了良性循环。例如，访谈5（环境工程学院大一学生）提到“未来计划将数字技能与其他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跨学科领域的问题解决能力”；访谈29（民商法学院大三学生）表示“我现在每天都会抽时间在抖音和B站观看法律数字技能教学视频，学到了不少搜索技巧。以后打算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管理软件，比如Note Express，听说它整理论文参考文献特别便捷”。大学生的这种持续学习意愿，既是数字素养作用的结果，又是其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的动力。

低数字素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力面临诸多挑战。例如，访谈38（民商法学院大一学生）坦言：“曾忘记提交网课作业，紧急联系老师补交，差点被打分。”这反映出其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不足。再如，访谈42（民商法学院大一学生）表示：“从未考虑过提升数字素养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缺乏自主提升意识的状态，将严重制约其学习发展。

## 三、高校大学生数字素养赋能其网络学习行为的实践路径

（一）优化数字素养教育培养体系。针对当前高校

数字素养教育课程内容，建议构建包含基础维度、专业维度和前沿维度的立体化课程体系。基础维度开设“数字学习基础”必修课，覆盖信息检索（如高级搜索语法）、办公自动化（如Excel高级功能）、网络安全等通识内容，解决访谈35反映的“数字素养就是会上网查资料”的认知局限。专业维度开发“专业数字技能”模块课，如为法学专业开设“法律大数据分析”（回应访谈46的需求）、为新闻专业开设“数字内容制作”（呼应访谈7的需求），解决访谈28提出的“如何高效使用数据库”的专业诉求。前沿维度设置“数字技术前沿”选修课，涵盖AI工具应用（如DeepSeek深度求索）、数据可视化（如Tableau）、编程基础（如Python）等内容，满足访谈5“学习编程语言”的进阶需求。此外，需注重数字伦理教育，开设专门的数字伦理课程（回应访谈9的建议），并将学术诚信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二）打造数字素养教育资源支持系统。结合专业差异和年级特点，建议建立多层次数字资源支持体系。资源建设层面，扩大专业数据库覆盖范围（解决访谈16“数据库仅对研究生开放”的问题），购置AI学习工具（如ChaIGPT企业版），开发校本资源平台（整合访谈24所需“法律法规”合同模板库等专业资源）。访问权限层面，实行分级授权制度，为高年级学生开放高级功能（如访谈46需要的“威科先行”），同时保障低年级学生获取基础资源的权益。使用指导层面，针对学生“不会用、用不深”的问题，制作通俗易懂的专业工具使用指南和快速上手教程（如访谈14期望的“数据库检索快速入门”“专业软件操作手册”），定期开设“数字工具工作坊”“资源使用培训讲座”（如访谈28建议的“数字工具实操培训”），并建立“数字导师制”，选拔数字素养水平高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数字导师，一对一指导新生掌握基础数字技能、熟悉资源使用方法，有效解决访谈38等新生面临的初期使用困难。

（三）完善数字素养教育服务保障。针对技术指导不足的问题，建议构建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支持服务体系。课前支持环节，设立“数字迎新”项目，通过在线测试评估新生数字素养水平，提供个性化入门指南（解决访谈38的初期适应问题），设立支持环节，组建“数字助学”团队提供实时在线帮助（如访谈20反映的技术支持需求），开设“数字门诊”解决个性化问题（如访谈14提到的“腾讯文档格式混乱”问题）。课后支持环节，创建线上“数字社区”平台，鼓励学生分享数字工具使用技巧、学习经验和资源链接（如访谈22提议的“线上学习交流论坛”），营造互助共享的学习氛围；同时，开展“数字素养认证”工作，设置基础级、进阶级、专业级三个认证等级，激励学生主动提升数字技能（如访谈46计划的“参加数字技能认证”），并将认证结果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增强学生的参与动力。

（四）构建协同数字素养教育发展机制。数字素养培养并非单一部门的职责，需全校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协同配合，形成育人合力。建议成立由教务处牵头，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学生处及各学院共同参与的“数字素养教育专项工作小组”，统筹规划数字素养教育的课程建设、资源配置、服务保障等工作，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避免碎片化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将数字素养教育正式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回应访谈28的课程设置建议），设置2-3个专项学分，确保教育落地；定期举办“数字化文化节”“数字技能竞赛”（如访谈22期待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数学学习活动”），开展数字工具实操比拼、数字技能案例分享等活动，营造重视数字素养、主动提升能力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教师数字教学能力专项培训，提升教师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教学、指导学生的能力，解决访谈23反映的“部分教师数字素养不足，难以有效指导学生”的问题；深化校企合作，与互联网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立“数字学习实验室”“校外实践基地”（如访谈47通过券商实习提升Wind金融数据工具使用技能的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真实工作场景下的数字技能实践机会，实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基金项目：2024年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网络直播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编号：XJYZ202419）研究成果）

## 语文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单元教学策略 ——以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爱国主题单元为例

何佳临 彭勇

发展型学习任务群是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作为发展型学习任务群的构成部分，承载着推动学生从“基础应用”走向“审美创造”的使命。通过“锚定教学目标，推进读写一体化”“基于文学主题，设计情境与任务”“依托单元要素，设计活动问题链”“对标评价标准，凸显过程性评价”，可有效探索“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教学策略。

## 一、“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价值意蕴

（一）浸润语言，深化审美体验。从理论基础来看，该任务群深植于具身认知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审美体验是身体感官与文本深度交互的具身化过程，这为“感受语言文字美”提供了学理支撑。例如，五年级课文《祖父的园子》中“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作者运用拟人的表达手法，将“自由意志”这一抽象概念具身于植物自由生长的形象之中。学生通过阅读文本，个体经验被激活，进而能更深刻地体验到文本所传递的关于自由、生命力的深层情感意蕴。

（二）鉴赏文本，唤醒审美意识。文学文本“留白”的本质在于召唤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这种参与性阅读，恰恰符合“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文本的能力，以及获得个性化审美体验的目标。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丰富的文学作品，正是蕴含这类“召唤点”的宝库。例如，四年级下册《挑山工》一文结尾处，作者写道：“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它需要它。”这里的“它”指代什么？这一关键性空白，正是伊瑟尔理论所言的“召唤点”，填补留白是核心环节。这实质上是在伊瑟尔所描述的“文本与读者互动”框架下，学生通过联系前文、融入自身经验解读留白，从而提升审美感知力、联想力和共情力，实现审美体验的个性化。

（三）迁移表达，激发审美创造。“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迁移表达，这也是学生审美素养发展的最高体现——审美创造。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将内在的、难以言状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可感的符号，小学生的创意表达深刻印证了这一转化逻辑。通过创造性的语言活动，将内心的审美图式以独特形式输出，实现审美的升华与个人审美的身影，这正是“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最具生命力的价值所在：让儿童在优秀的文学语言中浸润、生长，在积极的鉴赏与创造中唤醒审美能力、释放创造活力。

## 二、“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单元教学策略

（一）锚定教学目标，推进读写一体化。在“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教学中，推进

读写一体化是核心。运用KUD目标模式（Know-Understand-Do），能系统整合“阅读”与“表达”双重目标，确保教学指向明确、层次清晰。以统编版五年级上册《少年中国说（节选）》为例，依据KUD目标模式可将本课教学目标提炼如下：学生需知晓排比与比喻的修辞手法、四字短语的节奏韵律美、议论文的抒情特征；学生将理解壮美语言如何强化精神感召力，以及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学生能够运用排比与象征手法，撰写一段“2035年的中国与我”的宣言。

（二）基于文学主题，设计情境与任务。“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有效实施，需依托真实性情境。其核心策略是：基于单元核心文学主题，开发驱动能力、高整合性的学习情境。结合本单元“爱国情怀”的人文主题，可将学生带入“小小策展人”的角色，创设为国庆节策划主题展览的真实情境。核心驱动任务是：从单元文本汲取灵感，完成展览策划。将“自由意志”“爱国情怀”转化为可策划、可呈现的具体项目。情境任务需精准对应不同课文体裁的阅读目标与表达要求，为单元内各篇目设计差异化、体现文本特色的子任务。

（三）依托单元要素，设计活动问题链。在真实性情境的引领下，为有效落实“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需设计基于认知逻辑的“驱动问题链”，将分散的活动串联为有梯度的思维与实践进阶路径。驱动学生从文本感知走向深度探究与创意表达。首先，基于核心主题提出统领性问题，为整个单元学习提供方向、激发整体性思考；其次，根据文体特性设计探究性问题；最后，聚焦迁移创造设计整合性问题。按照“统领性—探究性—整合性”的问题链设计思路，通过一条基于情境任务、结构清晰、开放探究的驱动问题链，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从文学作品阅读走向富有创意的个性化表达，实现“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在单元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四）对标评价标准，凸显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是任务群教学的重要环节。在爱国主题单元中，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设计评价内容：其一，资料运用与理解，评估学生查找、筛选、运用资料理解文本的能力；其二，情感体验与共鸣，关注学生对文本爱国情感的体会深度和个性化理解；其三，创意表达与迁移，评价学生创造性表达的质量和个性化程度。这种评价注重过程性，可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教—学—评”一体化。

在语文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爱国主题单元的教学应坚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目标锚定、情境创设、问题链设计与评价改革等策略，实现从“教课文”到“教语文素养”的转变，最终达成“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立德树人目标。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 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塑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路径

陈刚

从评价维度来说，要建立“知识-能力-价值”一体化考核机制，打破以试卷考查文化知识点的传统评价模式，以价值素养为核心，构建适配高职思政教育的多元评价体系，重点评估学生是否能将传统文化价值转化为职业实践能力、是否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是否能将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应用到实际工作与生活中，切实达成高职院校的育人目标。

## 三、实现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塑造的保障机制：筑牢“长效推进”的实施根基

师资协同：组建跨学科教学共同体，打破思政教育单打独斗的壁垒，建立“思政教师+传统文化教师+专业教师”的协同团队。思政教师把握价值导向，精准选取融入点与切入点，确保知识传授向价值塑造有效转化；传统文化教师提供文化知识支撑，精心筛选优质素材、精准解读文化内涵，凸显文化的知识性、历史性、教育性与引领性。专业教师挖掘专业领域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设计贴合岗位需求的实践环节，形成三位一体的育人合力。

资源整合：搭建“数字化+实体化”资源平台。一方面，依托高职数字化校园建设，打造优秀传统文化思政教育资源库，将经典片段、非遗技艺视频、思政教学案例等转化为微课、动画、虚拟仿真资源，嵌入思政线上教学平台，方便学生随时自主学习；另一方面，与地方文化馆、非遗传承基地、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建立校外传统文化思政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走进非遗工坊、参与传统文化产业项目的实践场景，让静态的文化知识转化为动态的价值体验。

制度保障：完善协同育人管理制度，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晰各方责任，建立健全落实机制，鼓励教师开展融入路径、评价机制等相关研究，搭建师生意见反馈、定期收集学生融入课程、活动的意见建议，动态优化融入方案，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工作长效推进。

##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空洞的虚影，也不只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兼具态与物态的多元呈现。高职院校学生应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内化形成自身精神品格，实现灵魂洗礼与思想升华，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中，为制造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传统文化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注入精神灵魂，高技能人才为传统文化传承赋予未来活力。高职思政教育需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载体，让优秀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真正成为塑造学生灵魂与精神的有力抓手。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政政治教育专项课题“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协同视角下高职学生文化认同培育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5SZC-070）的研究成果）